

漢書評林卷之六

武帝紀第六

孝武皇帝直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諡法威強敵德曰武景帝中子也

母曰王美人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此二千石視少上造年四歲立為膠東

王師古曰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師古曰景帝後

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

田蚡勝皆為列侯

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冬十月詔丞相御史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



王世貞曰身治而身亂之者曰秦桀曰漢高祖曰其才不足耶念才敬而才為才敬而才為取資矣丘濬曰後世寵任母黨此為之兆

楊慎曰縮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如于蕭曹一等矣史稱武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縮之功可少哉隆按仲舒對策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進于是武帝罷黜百家而丞相陳仁子曰漢代以敬老為法始于文帝成于武帝又感于宣帝傳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諫之士丞相師古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號商君韓非韓諸公子非名也蘇秦為閔東從長張儀為秦昭王相為衛說以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衛商鞅為法賞不失卑刑奏可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術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行三銖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夏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臣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

者此猶有三代之遺風一本上下無已字

資財是巨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孟康曰為農祈也於此造之歲以為常故曰為歲事也師古曰歲以為常是也總致敬耳非止祈農曲加禮如淳曰祭禮有所加益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應劭曰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其省萬人罷死馬臣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議立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議立明堂遣使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以蒲裹

丘濬曰聘賢而迎之漢時猶有

古意

楊慎曰：言如日光如日也。言有不宜有也。曷為書紀異也。丘濬曰：即位纔一年，即置陵邑。古人不以豫古事為忌。又曰：書河溢始此。

輪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

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躬省萬機。

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丞相嬰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

太尉蚡免。師古曰：寶嬰田蚡。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

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本槐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

大賜徒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蘇

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

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秋十月

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

應劭曰：中傅，宦者也。師古曰：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閩越，圍東甌。應劭曰：高

無諸為閩越王。惠帝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故號東甌。師古曰：甌，音一侯反。東甌告急。遣

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

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曰：又置五經博士。

夏四月平原君薨。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五月大蝗。秋八

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丘濬曰：五經自秦火後，至漢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至是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靡然以爲

漢書平本

卷六

武帝

三

三行止載

世業武帝有功
儒教哉

丘濬曰後世人
主改年號始此
又曰崇孝燕始
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
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尋石建章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臣瓚曰以長星見故為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

第坤曰此詔與
三代訓誥相上
下

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
絕屬者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

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體象而畫之犯官者靡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髡去膝蓋骨也官劉其陰也靡草屨也劓音牛其反字或作剝其音同耳髡音頻忍反靡音扶味反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燭照也俾猶也使也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德及鳥獸教通四海師古曰德及鳥獸教通四海也海外肅昏師古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代東夷肅昏來賀即謂此北發渠搜曰孔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北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

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 氏光徠服師古曰徠古往來之來也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

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虡何施而臻此與師古曰虡讀曰

呼鳴虡嘆辭今朕獲奉宗廟夙興夜寐以思若

涉淵水未不知所濟倚與師古曰倚美也偉大也

與讀曰歟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師古曰音戈於反

能遠德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師古曰子者人

之體受策察問咸曰書對着之于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朕親

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秋七月癸未日有

隆按上參竟舜應唐虞畫象不犯一畧下配三王應成康刑錯

真德秀曰考本傳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弘不同時蓋紀誤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師古曰五帝之時也春詔問公卿

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嫚侵盜亡已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嫚與慢同邊境被害朕甚

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

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

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

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

武帝已有喜功生事之憂矣當時執政能明大體籌國計開陳利害以抑絕之猶易及出塞無功則憤與幸勝相乘而竟然河決而濫不攻取已此所以與兵相終始者五十餘年而漢幾為亡秦續悲夫隆按王恢等謀

詳匈奴傳末

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師古曰首為此謀而反不進擊

匈奴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為

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

為列侯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汜及九

六郡界也汜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孟康曰在音製劔反汜特堅利古龍淵之劔取於此水師古

水可用淬刀劔特堅利古龍淵之劔取於此水師古

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

賜尚書韓稭龍淵劔孟說是也淬音千內反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弃市師古曰以春三月乙

卯丞相蚡薨夏四月殞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

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秋七月大風

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者皆梟首八月螟

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莫經反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

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

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

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為計偕闕駟不

詳妄為解說云

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今出算春穿漕渠通渭淳如

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

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

劉放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會平易以便代匈奴耳

隆按陳后以巫蠱廢相連誅者三百餘人詳吳外戚傳茅坤曰孝武急賢如此

隆按武紀書初算商車初算錢初推酒酤所

稅同意

陳仁子曰讀武
帝赦鴈門軍士
之詔知帝之窮
兵亦追而後應
者也何者建元
六年帝猶和親
也元光三年馬
邑之讒擊帝猶
下群臣議也今
年冠上谷明年
寇雲中當時賂
之甚厚而單于
侵盜無已至此
則帝之用衛霍
殆不能自已於
斯者軍士之救
母乃為後來用
兵張本歟

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

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

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

未輯師古曰詔言古者出則治兵入則振旅素練其

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

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肖者言校尉又背義妄行

奔軍而北少吏犯禁文穎曰少吏小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

將率之過也敎令宜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

已下廷尉使理正之法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

胡嫁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聞

眾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師古曰刷除復奉正義厥路

亡繇師古曰一陷重刑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

者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

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師古曰朔猶始也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

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

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師古曰本仁祖義五帝三王

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師

曰天地四方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

為宇臻至也

陳仁子曰武帝
刻于待民而厚
於待士舉茂材
舉孝廉舉賢良
莫不有詔獨孝
帝猶近周族師
書孝悌睦姻黨
正書德行道義
遺意不專尚言
語文辭者

漢書平水

卷六

武帝

三行 壯歲

吳京曰詔辭首
懇切頓令若塞
有鼓鬚揚髯之
意古稱漢世得
以此武帝為盛者

丘濬曰帝之為
此詔蓋恐久才
塞于下而公卿
蔽之于上也後
世願略于不舉
之罪而持嚴于
繆孝之罰此亦
可以觀世矣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
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郡一師古曰闔郡是化不下究
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師古曰闔郡一師古曰闔郡
雍讀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師古曰闔郡一師古曰闔郡
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師古曰元善意厲蒸庶師古曰蒸庶崇鄉
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
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

隆按說苑臣術
篇云秦誓曰附
下而罔上者死
刑聞國政而無
益于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
賢者逐此所以
勸善而黜惡也

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服虔曰適再適謂之賢
賢三適謂之有功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
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
曰和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
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
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
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
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是也師古曰
總列九錫瓚說也
進賢一錫瓚說也
則黜爵地畢矣李奇曰爵地俱削盡夫附下罔上者死附罔
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師古曰與讀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曰勸善黜惡也今詔
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



說苑所載與詔語同而師古不援以為訂何欤

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

不察廉不勝任也張晏曰當率身化下今親宰

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

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

懈倦詩云九變復貫知之選臣瓚曰先王創制易

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選

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

復舊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師

曰追現舊跡以知其救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

訟在孝景後三年呂前皆勿聽治師古曰逋亡也久

者皆謂之逋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

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

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歲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

人服虔曰獬狃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

于大海晉灼曰歲古穢字師古曰南閭者歲君之

名降為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師古曰淮南王

武帝諸父列也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

文穎曰願呂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

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矣

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

隆按諸侯表與菑川王傳皆云

菑川王志以元

光五年薨而頗

以元朔二年賜

几杖為菑川王

志誤矣

茅坤曰即衆建

諸侯而分其勢

之意

李息出雲中至高關師古曰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西至符離師古曰幕北塞名也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呂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揚慎曰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舊本以內為而長為肆肆文為肆赦于下文充為貫穿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自防姦也內長文所自見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胡電反呂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其赦天下夏匈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

太后崩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

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

呂禮風之呂樂師古曰風化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今禮壞樂崩朕甚

閱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方道也

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一

曰方謂之君子一曰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呂為天

下先師古曰舉遺逸之文而興禮學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

陳仁子曰三代禮樂絕于秦至漢武稍知興復如兒寬講對禪趙綰草巡狩司馬相如為詩賦李延年協律離兼其名未究其實當時齊魯諸儒間有存者在廷有一董仲舒而帝不能用乃

漢書卷六

卷六

十一

以付之寬縮教
子吾知帝不足
論禮樂矣元朔
詔曰舉遺興禮
以為天下先噫
帝不能知人亦
豈足任考文制
度之事

丘濬曰此即史
所謂漢興高帝
平定四海未遑
庠序之事至武
帝始興大學者
也

之化呂厲賢材焉師古曰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丞
化於鄉黨又呂樊厲賢材之人
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師古曰公孫弘學者益廣秋匈奴
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

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北幕
向奴之南界也

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瓚二說皆是
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

中磧耳李陵歌曰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

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曰朕

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

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目反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臣瓚曰論語
及韓子皆言

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
近來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

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節用
曰政在選賢

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
不同所急異務不得不然今

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其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

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

厚賞得免減罪師古曰有罪者或
被釋免或得減輕今大將軍仍復克

獲仍師古曰類也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

所流貶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貶物之重次第也
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

為置官級也貶音弋賜及今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

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貶也

漢書卷六

卷六

武帝

十一

三行士成

漢書平林 卷六 武帝 十三 三行

武功賞官呂寵戰士

元狩元年應劭曰獲白麟因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獲白麟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作白麟之歌十一

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十

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

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等爵民為父後者一級

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傷則心慚師古曰慚痛也慚悼也慚日者淮南衡

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休於邪說師古曰休者誘也音如戊

隆按淮南衡山謀逆事詳本傳

陳仁子曰帝自

元朔以來其後並興賦歛日倍民且振顧雖日遣巡行之使於民竟何益哉吾嘗謂帝之遣使有二元狩遺謁者巡行不過察反

側之心六年遺博士巡行不過舉兼并之徒其意果真在民耶

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

為虐師古曰小雅正月之已赦天下祿除與之更始

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曰耄耄

老稱也一日或置於衣食甚憐敗焉其遺謁者巡行

天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至也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者

帛人三匹年九十帛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

斤八十帛上米人三石有寬失職使者師古曰職常也

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縣鄉即賜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

老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贅音之銳反五月乙巳晦

漢書平林 卷六 武帝 十三 三行

日有蝕之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不屬隴西應說並失之

鏖音烏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

南越獻馴象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能言鳥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萬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

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

五色者其性尤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

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

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

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

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師古曰昆音下問反屠音儲并將

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師古曰九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

泉今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

少子慶為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

丘濬曰此胡首來降之始嗚呼決內外之防混華夷之俗魏晉以來夷狄亂華其幾實肇于此

漢書言本 卷六

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各種之經舉吏民能假貸貧民

者官名聞音吐戴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

吏穿昆明池池更發有贊者為吏也臣瓚曰西南夷

傳有越嵩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

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

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

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

者罰而役之滇音顛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

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

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

以薦璧又造銀錫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

為白金見食貨志一貫千錢出算二十

也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

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

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師古曰踵接也青至幕北圍單

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闐音去病

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廼還

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師古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類曰李廣

地天下馬少平壯馬匹二十萬賈欲使人競畜馬罷

丘濬曰用皮為幣雖與後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為幣而用他物代之

則權與于此又曰此漢以來征權居貨之始嗚呼出諸遠者既征其贖載之其藏諸家者又算其儲積之物取利之盡一至此哉

一本西軍下無戰字

隆按李廣以次大將軍指自殺詳具本傳

漢書平水 卷六 武帝 十四 三行 壯歲

半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呂下

至乘從者帛騎諸從者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夏

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

王師古曰於廟初作誥也李斐曰今教封拜諸侯王

策文亦是也見武五子傳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李奇

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為幣輕農傷而未眾

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故改幣呂約之

師古曰末又禁兼并之途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

故改幣呂約之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銖諸往古

制宜於今師古曰廢期有月如淳曰期音暮自往年

餘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師古曰未諭者夫曉告示之意夫仁行而從

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目導之未明與將百姓

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乘執呂侵蒸廢邪稱詐為橋

強取為度師古曰橋與矯同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

分循行天下師古曰稽大也存問鰥寡廢疾無呂自振業者

貸與之論三老孝弟呂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

行在所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朕嘉賢者樂

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李奇曰設

異行當持招者任詳問隱處亡位及寬失職師古曰

在使者分別之被任用也冤屈也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師古

失職失其常業也野

無謂哉武帝詔曰大抵出于空文非高文此也

漢書

卷六

行

荒言田畝不闢也郡國有所言為便者上丞相御史

臣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

得鼎汾水上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

相青翟下獄死師古曰莊青翟春起柏梁臺梁作臺因名焉

關東餓死者百數十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

難師古曰遠近如一為仁也不憚艱難是為義也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

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

隆按張湯有罪自殺詳具本傳王維損曰漢人本經術以為治故其記書所下化仁政為言而略不及于法令征賦此猶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遺意

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

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下水種稻草

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

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危者具舉臣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

好書亡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弘農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百其半與之孟康曰有

國十餘飢人相食常山王憐薨子救嗣立有罪廢徙

房陵

民得告言以半與之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關東郡

族類與賊役煩重武帝不反其所以耗散之故而思為節之而徒曰勸種稻麥曰徒開東貧民曰舉振救饑民者是所謂培其末而竭其本也美並哉

隆按據義縱傳若緡之令當是六年冬

漢書

卷六

武帝

十六

三行止歲

漢書卷六

卷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師古曰夏陽馮州之縣也汾陰屬河東汾音扶云反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師古曰睢者以屍睢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名也音與

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服虔曰冀州在汾陰汾陰本冀州地也周時乃分為并州爾雅曰西河間曰冀州

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師古曰邈遠絕之意

詢問耆老廼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臣奉周祀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

後稱君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

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

月得寶鼎后土祠傍秋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

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煨煌界數於此水扇見羣野

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

勒鞞於水扇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以得其

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壑曲

之壑師古曰渥音握注音於佳反

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應劭曰隴隴阪也師古曰即

今之隴山隴音丁禮反登空同應劭曰空同山名也西臨祖厲河而還李斐

嗟十一月辛巳朔且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

見師古曰祠太一也見音門電反朝日夕月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也郊泰時

而揖日月詔曰朕已取身託于王侯之上師古曰取此又別儀

漢書卷六

卷六

武帝

十七

三行北

德未能綏民師古曰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曰祈豐

年與州雅壤廼顯文鼎獲薦於廟師古曰得鼎祠有

壞壤謂土也文鼎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

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曰征

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

見泰一修天文禮文穎曰禮祭也師古曰朝

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應劭曰

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宣王者齊戒必自

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盛封之辭朕甚念年

歲未咸登師古曰登謂百穀成飭躬齋戒師古曰飭整

況于郊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夏

隆按南越相反
事詳具南越傳

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大后赦

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秋蠹蝦蟇師古曰蠹也

其色青音下媧反蝦音遣似蝦蟇而長脚

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蘇林曰湟音

古曰音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

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

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臣瓚曰伍子

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

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

下安戈戟以御蛟蠃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

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楚謂之瀨中國皆將

謂之瀨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皆將

罪人江淮呂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應劭曰亦

劉歆曰宜以瓚
說為是

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如淳曰音

潘馬尉他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

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

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及與匈奴通使攻故安

圍枹罕鄧展曰枹音鉢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匈奴入五原

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

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

之行東將幸緄氏師古曰河南縣也緄音工疾反至左邑桐鄉師古曰左

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聞南越破呂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

鄉師古曰汲河內縣新中其鄉名得呂嘉首呂爲獲嘉縣馳義侯遺

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師古曰便音頻面反遂定越

地呂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

耳郡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也後下

肩三十里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厓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鏤其頰皮上連

耳厓分爲數支狀似雞鴈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珠崖郡治疇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

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定西南夷呂爲

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音審定西南夷呂爲

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孟康曰雋音髓本郡都尉所治本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都去長

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再馳是也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

漢書

卷六

三行

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師古曰說樓船將軍

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臣

奴出令居居千見匈奴傳師古曰音鈴皆二千

餘里不見虜而還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師古曰數徒門反徙民呂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

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

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

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

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

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

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

匈奴讐焉師古曰讐失氣也音之涉反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曰在上郡

周陽縣有黃帝冢迺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

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文穎曰嵩

川陽城縣獲駮麋見夏后啓母石師古曰啓夏禹子也禹治鴻

水通輜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後綸聞鼓聲乃來

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怒而去至嵩

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此方而啓

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啓今此詔云啓母蓋史追書

夏禹為黃熊信

皮日休曰或問

誤重出啓字

后母石後人又

列敘曰此石本名啓母石武帝避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出啓字皮日休曰或問夏禹為黃熊信

武帝

二十

三行

乎哉予曰非也
感也夫簡狄吞
鳥卵而生契姜
源履大跡而產
稷是也當禹之
母夢而生耳不
然者禹誠是熊
是以聖人為罔
象也

之非當
時文
翌日親登嵩高
應劭曰御史乘屬在廟傍吏

卒咸聞呼萬歲者
三如淳曰漢儀注御史亦有屬晉
曹護車駕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應劭曰嵩高縣
有上中下萬歲里師古曰乘屬如晉二說是也乘音

登禮罔不答
師古曰言登禮
其令祠官加增太

室祠
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
禁無伐其草木
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
師古曰謂之崇者

用獨給祠復亡所與
讀曰預
行遂東巡海上夏四

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
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

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
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

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尚
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生示增廣此古制也

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
降坐明堂
臣瓚曰郊祀
下則有滕書秘語在郊祀志

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
詔曰朕以躬身

承至尊兢兢焉惟德非薄不明于禮樂
師古曰非亦
薄也音敷尾

反故用事八神
文類曰武帝祭太山并祭名山於大
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用事八

神也一曰遭天地況施
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著
八方之神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

見景象肩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

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
服虔曰增天之高
歸功於天禪闡也

廣土地也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可及
於太山上立封又禪而祭之異近神靈也師古曰父

讀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君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

甫

武帝

列敘曰八神則
郊祀志所說天
主地土兵主陰
主陽主日主月
主四時主也
宋祁曰姚本云
肩先結反肩同
隆按著見景象
即上夜若景光
肩然如有聞即
上三呼萬歲

武帝

三行土歲

巡至博奉高蛇丘登城梁父鄭氏曰蛇音移民田租逋賦貸

已除師古曰逋賦未出賦者也通加年七十以上孤

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師古曰自博至梁父

出算者奉高一縣素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

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齊王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

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服虔曰瓠子隄名也

命從臣將軍呂下皆負新塞河

隄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

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

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多平樂館

董卓悉銷以為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

攻殺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

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應劭曰芝草也其葉相

下房賜朕弘休師古曰上帝天也博廣也弘大也休

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晉灼

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

宮側者耳賜不徧其境內故指揮其都非謂天子之都也若以有宮觀稱都則非正雲陽矣

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

上施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曰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文類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三百里內皆來

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師古曰右渠朝鮮王名臣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十五縣真番郡治雲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朧音弋支

荀彘坐爭功弃市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氏人反

分徙酒泉郡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說是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田中宮在汧者也遂北出蕭關或取安定田中為名耳非今所通道也

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郡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澤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姓也讀如本字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古曰中都在大原其赦

也師古曰燭謂照也讀如本字

幸中都宮殿上見光

其赦

武帝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汾陰夏陽中都死罪呂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

年租賦師古曰揚氏河東張邑名夏大旱民多暵死如淳曰暵音

死也秋呂匈奴弱可遂臣服延遣使說之單于使來

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韋昭曰在南郡望祀虞舜于九

嶷文類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師古曰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登灊

天柱山應劭曰灊音若潛南嶽霍山在灊自尋陽

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蛟而四脚細

頭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氣能吞人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施處也

舳艫千里不絕也師古曰舳音軸艫音盧薄從陽而出

服虔曰縣名屬廬江師古曰從音千松反作盛唐從陽之歌遂北至琅邪

並海師古曰並讀曰傍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

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祀高祖于明堂呂配上帝因

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夏四月詔

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如淳曰輯合也物猶神也會大

海氣鄭氏曰會合海神之神并祭之呂合泰山師古曰集江淮之神

太山然後修封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師古曰見其赦天

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還幸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

十三州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

有常治所治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

茅坤曰雄傑之

武帝

二十四

三行

氣、
吳京曰、詔難借
馬、喻茂刺其實
伯樂空冀北之
群、亦不外此、當
時興十萬之師、
直抵大宛、不過
為一善馬、故武
帝好賢、其能喻
于好馬耶

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
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
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師古曰、蹏、
蹏也、奔走也、奔蹏者、乘之即
奔、立則蹏、人也、蹏、音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
功名、晉灼曰、負俗、謂
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音
方、勇反、字本作要、
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
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蹏、音士、行有卓異、
蹏、音士、行有卓異、
不入俗檢、而不見於逐者也、師古曰、蹏、音士、行有卓異、
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蹏、音士、行有卓異、
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應劭曰、茂材、異等、
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異
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師古曰、絕、遠之
國、謂聲教之外、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
於其下、立宮廟也、文

穎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曰、壽
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三月、行幸河東、祠后

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為黃金、應劭曰、
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昆田、首

故神、為出珍物、化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

陰、殊死、呂下賜天下貧民布帛、入一匹、益州昆明反、

赦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

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冬、十月、行幸秦

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

臺災、十二月、禮高里、伏儼曰、山名、祠后土、東臨渤海、

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

五、濟曰、冬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
至此千載之日
至、所謂曆元也
武帝始用孔子
答顏淵為邦之
問之言、欲用夏

正而天道遠與
之合符遂為黃
世不可易之制
豈偶然哉
又曰古曆有六
家黃帝顓帝夏
商周魯是也秦
用顓帝曆漢初
因之至武帝始
用公孫卿等言
曆紀廢壞宜改
正朔紀竟議以
為宜用夏正迺
詔卿等遂漢太
初曆自是以後
曆法數改矣

二月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負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夏五月正

歷呂正月為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寅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者史追正其月名定官名協音律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軍也師古曰杆音羽俱反築塞外受降城師古曰杆音羽俱反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

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師古曰無人之有罪謫者也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師古曰石慶也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音樓漢儀注立秋驅勝伏儼曰勝音劉劉毅也蘇林曰勝祭名也驅虎屬帝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還以祭宗廟故有驅勝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驅劉勝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來

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其赦汾陰安邑殊

死呂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秋

蝗遣浚誓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

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師古曰兒音五兮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

閭應劭曰石閭山在大山下此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

隆按皆有光應指上文兩見光與神光三燭而言

原塞外列城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相陽縣北出西石門即得所築城師古曰相音固

北至盧胸

張晏曰山名師古曰胸音劬

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

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

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

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

敗也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音之向反

又入張掖

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踰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踰石者謂踰石而有跡言其踰

堅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成都侯高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

稅出入者呂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美宣王遇

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

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五

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

臣瓚曰漢帝年記大月禁後七月大搜則

搜索踰修者不心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

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

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

里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尚然斬首虜萬餘級

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

隆按陵降匈奴
詳具本傳

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

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師古曰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大搜臣瓚曰搜

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師古曰阻山者依險以自固也道路不通

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師古曰杖

斧持斧也謂建持之以為威也分音扶問反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

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

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權酒酤如

呂祖謙曰周公作酒酤此是恐人沈酒浸漬傷德敗性之意及

李夢陽曰孔子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行之也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傳曰知風之自

其再變如文帝為酤景帝禁民酤酒雖與古人不同然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哀弘羊建權酒之利蓋不遇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圖專其利耳

列子輩曰武帝勤兵四夷禍深中外而卒得無他者賴前有文景累培基址後有昭宣撫養瘡痍耳不然天下土崩久矣

隆按武帝征代四夷二十四年

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類渡水之權因立名焉酤音工

地祠常山瘞玄玉鄧展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祭瘞音於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

鴈門太守坐畏悞弃市如淳口軍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悞音如椽反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張

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及勇

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

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

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路博德

漢書平水

卷六

武帝

二十八

三行止載

海內騷動矣然
耗一時之財而
卒貽子孫數百
年之安雖衰弱
如哀如平而單
于之朝如故其
武帝積威之所
劫哉
一本罪下無人
宗

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

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臯為

昌邑王孟康曰臯音博晉灼曰許慎以為肩髀字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

五十萬減死一等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盪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因杆將軍敖

有罪要斬從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

而傳滌者誤為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其泉所居故總使徒豪然也鈞弋趙健行苑華雲陽至昭帝

即位始尊為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

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呂饋宗廟渥洼水出天

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蹠呂

協瑞馬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裏蹠以協嘉祉也古有駿馬名要裏赤喙黑

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裏蹠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為名而官

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為麟足馬蹠之形以易舊法耳裏音奴

反因呂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

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

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

成山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盛

音同登之罘晉灼曰地理志東萊縣有浮大海山

劉攽曰按元封六年詔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為黃金而此稱泰山非是所謂黃金為麟趾馬蹄者蓋用首山金為之耳故詔先叙三瑞下乃云以協瑞焉

漢書卷六十一 卷六十一

隆按若青縣坐拜者即見光光應之類

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己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禮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
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
若有鄉坐拜者師古曰如有神之景象嚮祠坐而拜鄉讀曰嚮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服虔曰趙所立孝文廟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隆按記內建書大搜三注曰索姦人姦人可以按索盡耶蓋帝為邪說所惑故皇懼不宥若此又按巫蠱事詳庚太子江充兩傳

隆按初書見光光又已聞於萬歲者三已獲白麟天馬赤雁已也說有向坐拜者帝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代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廼解臣瓚曰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入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則皆搜索非數軍實也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海縣也二公主皆衛皇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師古曰即上韓也說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

漢書平林 卷六十一 武帝 三十 三行士歲

惑于鬼神素矣以是漸及巫蠱而太子之禍由起也邪說為禍若此哉

釐大戰長安師古曰屈音丘勿反死者數萬人庚寅太

子亡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應劭曰太子

亦發節以戰故加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

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師古曰湖

縣名也即今魏州閔鄉湖城二縣皆其地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

偃為平于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

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

御史大夫高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

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師古曰音峻雞與虜戰多斬首通至

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

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釐下獄要斬妻子梟首鄭氏

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釐亦坐與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秋蝗九月及

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

二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二者石之數聲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

應劭曰齊國縣也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禮石

閏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

王醇薨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巡于北邊

隆按屈釐以子故受戮詳具本傳一本妻下無字

劉攽曰昭帝紀詞訟在後二年者皆勿听則當補後元年

漢書卷六

王禕曰武帝雖
浴文景故事復
為後元然始以
後元二字加于
年上此為異也
非史官追書之
名
隆按群鶴留止
此何以異焉而
特詔赦天下耶
帝為鬼神蓋惑
深矣

見羣鶴留止呂不羅罔靡所獲獻如淳曰時春也非用羅罔時故無所
薦于秦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
商丘成有罪自殺師古曰坐於侍中僕射莽何羅與
弟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
反易姓莽師古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
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二年春正月朔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
蓋屋五柞宮晉灼曰蓋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
樹因以名宮也師古曰蓋音張派反屋
音竹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
但名弗以二名難
諱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
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

丘濬曰武帝有
大功于世加表
章六經行夏之
時万世之下實
有賴焉或者乃
以窮兵殲武比
之秦政吁何其
少恕哉
馬周曰孝武雖
窮奢極侈而承
文景遺德故人
心不動向使高
祖之後即有武
帝天下必不能
全
隆按此贊率多
哀議而具所不

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
陵在長安西
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
至于誓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師古曰百家謂諸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
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與之立功興大學修
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
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
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
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漢書評林 卷六 武帝 三十二 三行廿歲

滿于帝者都包
括于不致文景
之恭儉一旬殿
婉委曲深得史
臣之体

漢書評林卷之六終

漢書評林卷之七

昭帝紀第七

孝昭皇帝

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謚法聖聞周達曰昭

武帝少子也

母曰趙婕妤

師古曰健接幸也仔美貌也故以名宮中婦宦健音接仔音余字或並從女

本以有奇異得幸

師古曰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子及召見手指拳上自披之即時

伸及生帝亦奇異

文穎曰十月乃生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

太子敗燕王且廣陵王胥行驕嫚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年二月上疾病師古曰疾甚曰病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歲

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

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

丘濬曰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入君威

推已出之時猶
之可也一旦彌
留之際受遺詔
輔少主一切委
之武臣而平日
所謂丞相者曾
不與聞自是以
後大司馬大將
軍遂執國柄世
世不易以至於
潛移國祚其禍
兆于此矣
劉歆曰是年二
月有赦紀失載
宜紀及丙吉傳
可考

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應劭曰鄂縣名屬江
古曰鄂音五各及帝之姊妹則稱長公夏公主所食曰邑師
主儀比諸王又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伏
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
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
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
察視不可妄也共讀曰供養音弋亮反大將軍光秉
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
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濟北王寬有
罪自殺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
為皇太后起雲陵文穎曰健仔先葬於雲陽冬匈奴
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祭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曰

王禕曰君在詩
聞而稱賀上壽
非禮也蓋自文
帝行短喪之制
習以為常此公
卿不學之過也

者言天地和液之氣所為也臣瓚曰時漢用土德服
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為土德之瑞故紀之
也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如瓚之
說皆非也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
池者言其津潤所及
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
金錢各有差已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
帝籍鉤盾臣者避畧故往試耕為戲弄也臣瓚曰西
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
天子所戲弄耳非為
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
主各萬三千戶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
繒牂牁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蘇林曰皆西南夷
並音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犍
命擊益州大破之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

漢書評林 卷七 昭帝 三行 壯歲

王禕曰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悅天下故赦教下也

丘濬曰漢世之節不但以發兵使外夷雖巡行郡國亦持節矣王禕曰此霍光輔治之初政也

命師古曰應說是也命奔走故謂之奔音度有司請河內

屬冀州河東屬并州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京師司隸所部秋七月

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

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師古曰雋音材充反又音辭充反

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

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

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寬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

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以宗室

母在位者舉茂林劉辟疆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

疆守長樂衛尉師古曰長樂宮之衛尉也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

毋種食者師古曰貸音吐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

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

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師古曰調謂發

選也故吏前為官識者命其部率習戰射士於張掖為屯田也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

宅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文穎曰上官姓孫安之女赦天

下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孟康曰武帝後二年夏六月皇

真德秀曰時霍光用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辭又皆簡實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如舉賢良問民疾苦罷亭毋馬罷鹽鐵毋收日賦之類皆與民休息事也起相所條奏其始此乎

隆按鳳凰不世出春秋戰國以來寥寥矣至漢昭之世而適見乎得非與亦雀黃鸞一類者

右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以下
 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
 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置於食流庸未盡還
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
 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冬遣大鴻臚田
 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弃市師古曰种音冲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男子張
 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夏
 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令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
 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母馬應說是馬弩關孟說是也六月封皇后父驃
 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詔曰朕以眇身
 獲保宗廟師古曰眇微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
 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師古曰帝自傳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
 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
 有差罷儋耳真番郡師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
 安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師古曰廣明斬首
 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

陳仁子曰觀昭
 帝此詔通孝經
 論語又博求師
 傳霍光此心蓋
 亦周公教成王
 之心也唐仇士
 良教其徒曰勿
 使人主觀經傳
 此意不過愚其
 君爾光局嘗有
 此哉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
 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安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師古曰廣明斬首
 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有差罷儋耳真番郡師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
 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
 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師古曰帝自傳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
 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
 有差罷儋耳真番郡師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
 安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師古曰廣明斬首
 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

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昭帝務本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蘇林曰移音移廐名也應

奴留單于庭十九歲廼還廼曰移地名廐其官也掌鞏馬鷹犬射獵之具如淳曰移爾雅唐榷移

也移園之中有馬廐也師古曰蘇音如說足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

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得舉臣瓚曰不得舉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

律占租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古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及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

劉歆曰以律占租者謂合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相也

立漕曰前此推酒官自釀以賣也至是始罷榷酤

酤官然猶聽民自釀以賣而官為之稅後世稅民酒始此

隆按共養勞苦應前共養省中句

直德秀曰漢世待德行之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龔

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詔曰鈞町侯母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應劭曰町音若

波其名也今料柯鈞町縣是也師古曰音劬挺其立母波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應劭曰三年中鳳皇北下東長公主共養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

以母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

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

十匹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福等不忍勞役

真書平水 昭帝 五行土 歲

勝那漢俱乞骸骨莽白遣之皆如韓福故事莽雖無道其白遣節義之士恩意殷勤甚備豈非其脩飭立名之時歟

隆按鄂邑長公主等皆謀反伏誅句是綱以下

以官職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

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師古曰幸者言一副也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武都氏人反師古曰氏

音丁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頡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

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龍頡漢書本或作雒宗功臣

侯表云弓高壯侯韓續當子誥封龍頡侯元鼎五年

坐酎金免後元元年誥弟子增紹封龍頡侯而荀悅

漢紀龍頡皆為頡宗崔浩曰頡音維今河間龍頡村

與弓高相近然此既地名無別指義各依書字而讀

之斯則通矣說音女交及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八月改始元為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且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票騎將軍

是日

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

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

時上年十四張晏曰武帝崩時八歲即位於今七歲今年十五師古曰此云初桀安父子與

大將軍爭權詐為燕王上書蓋更覺其詐後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敢有譖毀

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冬十月詔

曰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大夫

桑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

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

之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

李德裕曰昭帝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周成王有愆德矣高祖文景不知也成王聞管蔡誦言觀召公不悅遂至周公狼跋而東鷓鴣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殺腹心臣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

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如矣惜哉

公孫遺等交通私書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也晉灼曰漢語字少君師古曰此杜延年別自一人非下諫大夫也共謀令長公主置

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母道故

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如淳曰特為諸稻田置使以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

告大司農敞師古曰揚敞也敞告諫大夫延年師古曰杜延年杜周之子

延年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

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職罪免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

入府門如淳曰漢儀注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皆已

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官壽皆為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為逆抑而不揚望

王反道自新師古曰所為邪僻違失正道今廼與長欲其旋反而歸正故云反道

公主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

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

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

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

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布

一匹六月赦天下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師古曰贍足也前年

減漕三百萬石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頗省乘輿馬及苑

馬師古曰乘輿馬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輿者呂補邊郡三輔傳馬張晏曰驛

劉敞曰在吏謂發覺已在吏者

馬也師古曰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類曰往時有馬口

出斂錢今省如淳曰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如

所謂租及六畜也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如三輔郡矣

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師古曰諸應出賦

算租稅者皆所以叔粟當錢物也故豆也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

自起生師古曰僵偃也謂樹枯死僵罷中牟苑賦貧

民師古曰在榮陽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

師古曰倉新穀所積使使者振困之其止四年毋漕

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

收責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也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問有所請今勅自上所賜與勿收

王維損曰當持民生憔悴極矣帝出此兩詔而民始蘇矣

賈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

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

郡二千騎擊之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如

為衣服之服此說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

元服其下又黠傳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

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

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

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

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

如口錢以捕車騎馬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

王禕曰平定益州田廣明之勝多矣止得關內侯耳而范明友

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
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
千是謂踐更也天下入皆直成邊三日亦名為更律
所謂繇成也雖丞相子亦在成邊之調不可人人自
行三日成又行者當自成三日不可往便還因更住
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成者是
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
也後從耐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
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成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成邊
一歲耳連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衛及
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師古曰夏四月詔曰
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
擊益州及虜後復率擊武都及氏今破烏桓斬虜獲
生有功師古曰既斬及虜又其封明友為平陵侯平

瑣瑣之功遂候之其與傳介子同下詔者恐人之竊議也此霍光之私意也又曰五校謂中壘屯騎越騎射聲虎賁也

樂監傳介子持節使師古曰持節而為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
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
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師古曰
校之士以作治也校音下教反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
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為庶人文穎曰轅音料德江德也轅陽在魏郡清淵師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
萬黃金二百斤劔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師古曰駟八匹也夏大
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
東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秋罷象郡分屬鬱

林祥河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師古曰訢亦依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曰夫穀賤傷農師古曰糶多而錢少是為傷也今三輔太常穀減賤

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徒天下豪富民以充實之後悉為縣故與三輔同賦右將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桓

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師古曰謂非要職官減外繇師古曰繇讀曰徭耕桑者益眾

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

陳仁子曰武帝于口賦惟恐不增昭帝于口賦惟恐不減虛耗之漢不至為秦者豈無自邪

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眾星皆隨西

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六月壬申葬平

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師古曰四國謂管蔡高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成王既見金縢之冊乃孝昭幼年即位亦

不疑周公事見國詩及周書大誥

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

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光知時務之

隆按霍光雖非周公此而詰其所遭之難則同惜其不學無術昧于明哲之訓爾

秦觀曰秦皇漢武皆以不世之氣圖關守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概第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為暴主稱武帝為賢君秦林遠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愛始皇之事孝昭能以武帝之法故也

要輕錄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權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漢書評林卷之七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

宣帝紀第八

孝宣皇帝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武帝曾孫

戾太子孫也韋昭曰以違戾擅發兵故諡曰戾臣瓚曰太子誅江充以除讒賊而事不見明

後武帝覺寤遂族充家宣帝不得太子納史良娣

曰史姓也良娣官也師古曰太子有妃生史皇孫

之故曰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

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語

在太子傳曾孫雖在襁褓李奇曰襁絡也小兒大籍

也孟康曰緜小兒被也師古曰緜即今之小兒繡猶

漢書平水

卷八

宣帝

三行壯歲

吳曾曰天下之事多成于貧賤感激之中而敗于富貴安樂之際理固無足疑者蘇秦其所成就雖不足道使其有三頃之田

隆披讀宣帝傳止見帝之仁民愛物四夷賓服禎祥屢見而至子修刻少恩處則于別傳詳之

其能佩六國相
印乎又况于為
天下者哉故中
興難于創業是
謂不刊之說宜
帝所以稱于西
漢者正以其起
于民間耳

劉攽曰武帝後
元二年無赦元
年乃有蓋後人
誤作後元元年
又就元字注二
字後又誤為一

坐收繫郡郎獄如淳曰謂諸郡郎置獄也師古曰據漢舊儀郡郎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繁收而丙吉為廷尉監師古曰監繫者衆故曾孫寄在郡郎獄

之官屬治巫蠱於郡郎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

淮陽趙徵卿涓城胡組更乳養孟康曰復音服謂池刑徒也

去其鉗釵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

為官作請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也師古曰孟

說是也趙徵卿淮陽人胡組涓城人皆女徒也二人

更適乳養曾孫而丙吉傳云郭徵卿紀傳不同未知

孰是更音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

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二宮並

在盤屋皆以樹名之帝往來二宮之間也柞字或作柞其音同望氣者言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師古曰中都官九京

師諸官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郎獄師古曰

府也百官表云內者署屬少府續漢書志云掌官中布

張諸養物丁字漢官云令秩千石蓋當時權為此使

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迺

戴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語在吉及外戚傳後有詔

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應劭曰掖庭官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詔勅掖庭養視

之始令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

顧念也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

取暴室番夫許廣漢女應劭曰暴室官人獄也今曰薄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官者

作番夫也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

謂之暴室取暴麗為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

俗語亦云薄麗蓋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其

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應說失之矣

隆按叙帝初生及乳養及既壯

舊夫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鄉之喬夫也。曠音所解反。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

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復中翁。師古曰東海人姓。復字中翁也。復音

房福反。中。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師古曰喜。音許吏反。鬪難走

馮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師古曰諸陵。皆據高

敞地。為之縣。即在其側。帝每周游往來。諸陵。周徧三輔。師古曰

諸陵。縣去則上來。則下。故言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師古曰

曰游行皆常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至其處。常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

餘里其鄉人名為鹵中。蓮音輦勺音灼。師古曰如說。是也。鹵者鹹地也。今在探陽縣東。其鄉人謂此中為鹵也。尤樂社鄆之間。師古曰二縣之間也。杜屬

在下杜。孟康曰在長安南。師古曰率者。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文穎曰以屬弟尚親。故歲時隨宗室朝

會也。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師古曰會。止也。尚冠者長安中里名。帝會朝請之時。即於此里中止息。請音才姓反。身足下有毛卧

居數有光耀。師古曰通身及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師古曰讎。亦以是自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母

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

語在賀及光傳。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

皇帝曾孫病已。師古曰蓋以夙遭也。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鄙。更改。諱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

漢書平本 卷八 宣帝 三十一

及喜好及居里等悉詳盡固見帝之備嘗艱苦而丙吉張賀及史氏奉養之功亦因以具見云

王禕曰昌邑之惡誠不可以君天下然曷不齋之于始則霍光之過也

隆按此傳姿態生色却于諸詔中見之

漢書平本 卷八 宣帝 三十一

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天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奏可遣宗正德至曾孫尚

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軫獵車奉迎曾孫穎

曰軫獵車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近世謂之軫獵車也

孟康曰今之載獵車也前有曲軫特高大獵時立其

中格射禽獸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文李二說

皆是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非藉高大

也孟說失就齊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

為陽武侯師古曰先封侯者不已而羣臣奏上璽綬

即皇帝位謁高廟八月己巳丞相敞薨師古曰九月

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賜諸侯王以下

金錢至吏民鰥寡孤獨各有差皇太后歸長樂宮長

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

文穎曰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

德化師古曰以德化被於下故云大將軍光稽首歸

政上謙讓委任焉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

戶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萬戶李奇曰居光

官號尊之無詔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

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

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師古

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師古曰前將軍龍雒侯增

師古曰大僕建平侯延年師古曰太常蒲侯昌師古

韓增

諫大夫宜春侯譚師古曰當塗侯平師古曰功臣表云魏不害

以捕反者胡偵功封當塗侯其子聖以定策功益封九二千二百戶今此紀言當塗侯平與表乖錯未知孰是或者杜侯屠者堂蘇林曰姓復陸其祖父復陸有二名乎支本匈奴胡也歸義為屬國

王從驃騎有功乃更封也長信少府關內侯勝師古曰邑戶各有

差封御史大夫廣明為昌水侯師古曰後將軍充國

為營平侯師古曰大司農延年為陽城侯師古曰少

府樂成為爰氏族師古曰光祿大夫遷為平丘侯師古曰

遷王賜右扶風德師古曰典屬國武師古曰廷尉光

師古曰宗正德師古曰曾孫劉辟強子大鴻臚賢師古曰

詹事畸蘇林曰畸音畸隻之畸師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

京輔都尉廣漢師古曰趙廣漢也三輔郡皆有都尉治華陰灌北

爵皆關內侯武食邑張晏曰舊德宗室俊彦故特令食邑夏四月庚午地震詔內郡

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韋昭曰中國為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成帝時

內郡舉方正北邊二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

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

有差師古曰中都官謂在京師自左更至五大夫師古曰

曰左更第九爵也更音工衡及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

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六月詔曰故皇太子

在湖未有號諡師古曰湖縣名也歲時祠其議諡置

吳京曰扶風以下八人而獨德武食邑者蓋於德則親親於武則賢賢也

劉敞曰此賜爵不及中二十石者蘇王即位九族率已為關內侯矣

園邑語在太子傳秋七月詔立燕刺王太子建為廣陽王師古曰刺音來局反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

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宜帝即位為異政也晉灼曰食貨志初大司農管鹽鐵

官布多故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三官主鑄錢也大司農陽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殺師古曰坐增夏五月

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道平氏羌昆明南越百

蠻鄉風款塞來享應劭曰款叩也皆建大學修郊祀叩塞門來服從也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蘇林曰隄名在東郡界符瑞應

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也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

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天子世世獻武帝巡

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主因國使

者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王之號言昆彌願發國精

兵擊匈奴唯天子哀憐出兵以救公主秋大發興調

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

從軍師古曰伉強也音口浪反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應

陰按騎以十五萬計可不謂窮矣哉而不過以公主上書故也

則和親之舉為
息兵爾安得輒
為公王與兵而
罷中國以快一
烏孫耶是失計
也

曰祁連山名也諸將分部廣明值
此山因以為號也師古曰祁音上夷反

充國為蒲類將軍應劭曰蒲類匈奴中海名也在敦煌北晉灼曰匈奴傳有蒲類澤師

古曰晉說也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

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

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戊辰五將軍師發長

安夏五月軍罷祁連將軍廣明虎牙將軍順有罪下

有司皆自殺晉灼曰田千秋子也廣明坐留順坐增虜獲校尉常惠將烏

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封列侯大旱郡國傷旱甚

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晉灼

曰不給官役也師古曰收謂租賦也事謂役使也盡本始四年而止六月己丑丞相義

薨師古曰義

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

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師古曰膳具食也食

之善者也宰為屠殺也省減也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樂府減樂人使

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師古曰都官令丞亦師諸署之令丞

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

者得毋用傳師古曰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也傳音張總反三月乙

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

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

王禕曰光既知
陰妻之邪謀矣
而卒欲責其女
禮秩賞賜又從
而後縱焉無識
甚矣王莽曹操

漢書評林 卷八 宣帝 三十一

皆以女為后蓋
勸光者也
胡寅曰是時郡
國四十九同日
地震山崩二郡
壞祖宗廟蓋霍
氏專權又弑許
后而立其女以
至谷微者見如
此
真德秀曰漢自
文帝日食下詔
之後踵為故事
不肯出于誠意
王禕曰北海今
青灘密三州之
地廣川故信都
國今深冀保三
州之地
一本王吉之吉

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
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邪壞
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
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
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
下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師古曰墮者毀也音火規反
五
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師古曰二縣皆屬北海郡秋廣川王吉
有罪廢遷上庸自殺
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地節欲令地得其節春正月

作去

陳仁子曰宣帝
之嘉霍光畏之
也非愛之也史
言帝在民間聞
霍氏貴盛心不
能善故光存則
壓於驂乘之威
光亡則碍于新
后之立內有畏
之之心外存愛
之之禮至魏相
之計一售而族
無焦類此蓋帝
無發光之素心

有星孛于四方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師古曰權以夏給之不常與
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
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
善其復屬使得自新師古曰復反音扶日反冬十一月楚王延壽
謀反自殺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馬大將軍光薨詔曰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師古曰尊之故不名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
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
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
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

漢書評林

卷八

宣帝

八

三十一

然也

減一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世世毋有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

功如蕭相國夏四月鳳皇集魯郡羣鳥從之師古曰今流俗

書本此下云戊申立皇太子而後年又有立皇太子事此蓋以元紀云元帝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為皇太子故後人妄於此書加之舊本無也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此即明驗而或者妄為臆說乖 大赦天下五月光祿大夫平丘侯王遷有罪

於實矣臆說乖 大赦天下五月光祿大夫平丘侯王遷有罪

下獄死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

平侯山領尚書事師古曰霍山 而令羣臣得奏封事

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

傳奏其言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考之 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敷考

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

劉放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非謂侍中

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久其職事也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

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王成也勞來

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小雅鴻鴈之詩序曰勞來遷定安集之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占音之瞻及 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

千石賜爵關內侯又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

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

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

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夏四月戊申立皇太子大赦天

尚書至于子孫不改易也隆按樞機數句敘事中央贊錄陳仁子曰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此王成爲增戶口乃受上賞後問長吏問得其實亦不加罪蓋帝心厲精之初直假此風厲臣下雖失之一人而得之于萬人矣不然帝豈甘心受欺哉

下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天下
 當為父後者爵一級賜廣陵王黃金千斤諸侯王十
 五人黃金各百斤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黃金各二
 十斤冬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
 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
 不逮毋諱有司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
 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
 百姓師古曰飭讀與救同飭整也非所以緩天下也其罷車騎將
 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
 竹以繩縣連禁樂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樂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

陳仁子曰孝文舉孝弟孝武舉孝弟至孝宣亦舉孝弟而帝號皆加孝之一字史言漢風俗醇厚其機果在上不在下也

陳確曰宣帝之政見于風俗者方見于此

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種五穀也音之勇反且勿算事師古曰不給算賦及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師古曰不意慮不及也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
 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
 化闕焉師古曰多歷年載迄至于今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十
 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省文山郡并蜀師古曰道隸蜀郡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為博平君故鄴侯蕭何曾孫
 建世為侯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

陳仁子曰漢帝代舉孝弟而宜帝復詔有喪者勿繇事有入心者於焉變矣直德秀曰宣帝此詔可謂對酌人情之至也帝以景帝保匿而存似亦有所觸而然耶

經凶災師古曰災音千回反而使繇事使不得葬師古曰繇讀曰傷事謂役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師古曰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師古曰九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劾曰舊時有東西織室織作文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

侯霍雲謀為太逆如淳曰報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長赦因李竟傳言於霍雲與共謀及耳非告白其罪也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師古曰據霍光傳雲山皆去病之孫則於禹為子行也今此紀言從昆弟蓋傳寫者脫子字諸姊妹壻度遼將軍范明友耳當言從昆弟子也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啟等晉灼曰漢語字子都謀為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其哀后師古曰殺讀曰殺共讀曰恭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伏其辜諸為霍氏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

陳仁子曰鹽者五味之一而民食不可缺賢良文學謂民間疾苦願皆罷之宜帝不罷其權而僅減其價雖不免爭利亦未嘗盡利也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
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閱之今年郡國頗被
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師古曰賈讀曰價衆庶重
困師古曰更增其困也其減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
如淳曰今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如說也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刑者不
可息徒不可更生謂生長也言剗刑腹割之息耳此先帝之
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
蘇林曰瘦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瘦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瘦師古曰瘦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
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

縣爵里師古曰名其人里也縣所屬縣也丞相御史
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九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反

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廢遷房陵

王禕曰改元誅霍氏故也

元康元年春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陵為杜陵
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三月詔
曰廼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
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
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
師古曰省視也永長也惟思也罔無也極中也帝言內自視察不敢惰怠長思改道恐無其中也解讀曰解
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師古曰虞書益稷之篇曰簫韶九成

劉敞曰爵自中郎吏文誤蓋本云自中更至五大夫傳者誤以更為更遂衍出郎字尋本始元年詔文則知此說是
隆按功臣年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蓋紀誤爾

鳳皇來儀擊石附石白獸率舞燕尹允諸言奏樂之和鳳皇以其容儀來下百獸相率舞蹈是乃眾官之長信皆和輯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故神人交暢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一級師曰賜中郎吏爵得至五大夫自此以上每為等級而高賜也五大夫第九爵也一曰二千石至五大夫自而差降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師古曰奉明園即皇考史皇孫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秋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孟康曰鬱不通也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

劉敞曰此詔是不丞相御史者故云各二人劉敞曰身不修則不能率下法不舉則或阿枉如此則坐罪者乃無辜安得如文王刑茲無赦也

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師古曰謂之辭也言文王作法罰其有亂常違教者則刑之無放釋也今更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屬精更始
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無赦今我意有所闕閱吏修身奉法矣而未稱其任故特赦之與更始
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師古曰王奉光女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三月以鳳皇甘露降集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

陳仁子曰興惟
彼者是剝民以
聘好者也飾厨
傳者是要譽以
掩惡者也二者
相須而然帝獨
吏弊痛敢而端
其知情偽之素
益深

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功心折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折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越而遣之令過去也稱音尺孕反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

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師古曰令謂今詔書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

茅坤曰詔簡而厚
隆按宣帝不殺昌邑而願封之此猶有三代忠厚遺意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師古曰祭明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

隆按無德不報
帝誠以之乃蓮
勺函中之困不
問也則帝于怨
且弗酬矣才甚
帝王之度

一本鳥下有畢
年二字

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
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封賀所子弟
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如淳曰賀張安世兄
有子早死故以彭
祖為子師古曰所子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曾玄
者言養弟子以為子舜延壽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謂
胡組趙徵
卿之輩也復嘗有阿保之功臣瓚曰阿保養也皆受官祿田
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
集雍音灼曰漢注大如鸚鵡黃味白頸
黑背腹斑文也師古曰鸚音晏今春五色鳥
以萬數飛過屬縣師古曰三輔諸縣也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
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師古曰攆
音佗狄反

茅坤曰漢重誣
告者之罪以故
年八十而猶坐

射音食亦反具為令立皇子欽為淮陽王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
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
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
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
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二月
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迺者神爵五米以
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
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
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

隆按宣帝號按各實彼神爵鳳皇之祥帝果皆核之而實而以改年耶此與武帝紀年元鼎元狩之意均之奪大云爾

漢書評林

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秋八月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師古曰適讀曰嫡承嗣者也或子或孫不拘後裔故總言後也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安世薨比年豐穀石五錢師古曰比頻也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于長樂宮故改元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師古曰惟思也統緒也燭照也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服虔曰玄黑粟也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服虔曰金芝色像金也如淳曰函承雷是也師古曰函德殿名也銅池承雷也晉灼曰以銅為之函讀與舍同九真獻奇獸蘇

隆按祥瑞見賜赦一行此祥瑞所以愈多而賜赦因之愈密也

曰白象也晉灼曰漢注駟形麟色牛角南郡獲白虎仁而愛人師古曰非白象也晉說是矣威鳳為寶服虔曰威鳳鳥名也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與尚書鳳皇來儀同意師古曰晉說是朕之不明震于珍物服虔曰震驚也蘇林曰震動也珍物瑞應也師古曰蘇說而心感動也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晉灼曰黃圖汾陰有萬歲宮是時幸河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物勿收行所過勿出田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鈇楮衣置任輸作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弛刑李說是也若今徒囚但不加鎖而責保散役

漢書評林

卷八

宣帝

十六

三行在歲

之耳。馳音及。應募。飲飛射士。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式爾反。音及。應募，飲飛射士。在船下，負船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荆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主，後世以爲勇力之官。茲飲音相近。臣瓚曰：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飲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繯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許慎曰：飲，便利也。便利，繳以弋鳧鴈，故曰飲飛。詩曰：扶拾既飲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飲飛。弋鳧鴈事，自使飲飛。羽林，孤兒爲之，非取飛鳥爲名。瓚說失之。飲音次。羽林，孤兒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論若林水之盛。羽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

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卽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與兩將軍竝進。師古曰：兩將軍卽趙充國許延壽。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師古曰：朝來年之正月。秋，賜故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後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語在充國傳。

二年春二月，詔曰：迺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祇事不怠，其赦天下。夏五月，羌虜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也。文穎曰：羌胡名。大帥爲酋，如中國言魁，非首。其名也。如淳曰：酋音酒，醕熟。師古曰：文說失矣。酋者，自

漢書評林 卷八 宣帝 三行廿歲

是魁師之稱而此酋不當其義也蓋首惡者唱首為
 魁也大豪者魁帥也揚玉及酋非皆人名言斬此二
 人之首級耳既已言大豪不當重言酋且趙充國置
 傳又云酋非揚玉首此其明驗也酋音才由反置
 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擇鄭氏曰
 束之纒音灼曰音田將入眾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
 師古曰鄭音是也騎都尉鄭吉迎日遂破車師皆封列侯九月司隸校
 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
 師古曰名王者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賀正月始和親師古曰賀來
 三年春起樂游苑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
 北號樂游苑其處則今之所呼樂游廟者是也其餘
 基尚可識焉蓋本為苑後因立廟乎樂音來各反
 三月丙午丞相相薨魏師古曰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

劉攽曰按百官
 表法當云律百
 石奉月十六斛

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師古曰奉欲其
 毋侵漁百姓難矣師古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其益
 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竝
 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師古
音于偽反鸞鳳萬舉蜚覽翱翔集止于苑師古曰萬舉猶
蜚古飛字也言鸞鳳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
飛翔覽觀都邑也神光交錯師古曰鬯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
 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師古曰嚮其赦天
 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

丘濬曰鳳皇之名載在經籍世

四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師古曰霸舊已二千石矣今增為中二千石以寵異之此與地師三年增膠東相王成秩其事同耳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七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留若者王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弃市十二月鳳皇集上林五鳳元年應劭曰鳳皇五至因以改元云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莫有識其狀者乃宣帝即位至此凡五見矣抑何多哉其所謂鳳者果真鳳乎

劉放曰行禮下多樂字陳仁子曰宣帝待吏之苛而下民獨不苛似知治要者然勿行苛政之詔止因嫁娶酒食小節

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夏赦徒作杜陵者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弃市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己丑太司馬車騎將軍增薨師古曰韓增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愆過也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

而發又不條具
其大者其事亦
未盡善也

闕二乾餓之事為過惡也乾音干餓音疾

勿行苛政冬十一月匈奴呼邀

累單于帥眾來降

師古曰邀古速字累音力追反

封為列侯十二月

平通侯楊惲

師古曰惲音於吻反

坐前為光祿勳有罪免為庶

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吉薨

師古曰丙吉也

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詔曰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

至尊未能綏安匈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

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

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竝自立分為五單

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饑

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亂單于闕氏服虔曰闕氏音焉支子

孫昆弟及呼邀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

下師古曰伊秩訾且渠當戶皆匈奴官號也訾音子移反且音子余反將眾五萬餘人

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然

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竝

見或興于谷燭耀齊宮十有餘刻師古曰燭亦照也刻者以漏言時也

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

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張晏曰門外闕內飛行馬之裏樹也飛

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竝觀朕之不敏懼

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師古曰婁古屢字書不云乎雖

休勿休祗事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言雖見褒美勿自以為有德美當敬於事無怠惰也公卿大夫其勗焉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服虔曰谷音鹿師古曰蠡音洛奚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應劭曰壽昌奏令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見食貨志省轉漕賜爵關內侯夏四月辛卯晦日有蝕之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使使者問

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誅婁渠堂入侍師古曰誅音殊婁音力于反二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薨又穎曰許延壽夏四月黃龍見新豐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冬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賀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嬰為定陶王師古曰嬰音教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師古曰槁音古老及神光竝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師古

三行神痛

曰一算減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

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

帛夏四月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崖秋九月立皇

子宇為東平王冬十二月行幸黃陽宮應劭曰宮在

起伏儼曰在扶風李斐曰黃音倍師古曰應說李音是也屬玉觀因名焉在扶風

李奇曰屬玉音驚驚其上有此鳥因以為名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鴻鵠以名觀也匈奴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師

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

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

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文穎曰遂徧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

禮不越法度徧承視其教令奉順而行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

率服整齊也師古曰此商頌長發之詩陛下聖德克塞天地光被四表

師古曰四表四方之外也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

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朝所加王者所容也禮

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

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容禮待

之位在諸侯王上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稽

侯柵來朝應劭曰柵音若訕李奇曰柵音山師古贊

胡纘宗曰匈奴
優侮以德威制
之可也單于來
朝以品叙次之
可也而欲以容
禮待之如周家
所以待前代之
後則過矣過
隆按以容禮待
之平望之議詳
具匈奴傳

宣帝 三行止載

隆按單于來朝自是盛事而上登長平阪單于左右皆列觀而稱萬歲尤為赫古奇觀班史亦形容得出

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先行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就郎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如淳曰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睦城阪也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拜見也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孟康曰戶匈奴官名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師古曰觀示也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晉灼曰功車騎都尉昌韓昌騎都尉虎文穎曰不臣表重忠唯記三輔郡以上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

隆按匈奴遂定一句結得斬截

于居幕南保光祿城孟康曰前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邸支單于遠道師古曰邸音實匈奴遂定詔曰迺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師古曰行音胡胡及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繆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三月己丑丞相霸薨文穎曰黃霸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冬烏孫公主來歸應劭曰楚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

隆按諸儒講五經同異詳儒行傳

漢書卷八十一 宣帝本紀第十一

直德秀曰舊說以為宣帝平時尚嚴至黃龍初熟知治體始務行寬大今玩其辭意正謂吏不察奸邪縱釋有罪為非而欲察計薄之欺謾非實者九是欲知

央宮宜室閣火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冠元焉師古曰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黃漢郡故改年然則應說非也見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

嚴耳非真務行寬大也茅坤曰此詔即綜覈名實之大端

陰按宣帝採核名實察見淵魚以故趙蓋韓揚咸不得其死炎劉之元氣索矣于時則地震山崩日食星孛而又宗廟墮太上

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簿音步戶反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師古曰謾誑也音慢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師古曰言所委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應劭曰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徒以非舊章也故絕之張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宜有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眾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小祿故絕之如淳曰是時有所省卒徒而羣臣有請之以自給官府者先時聽與之今更悔之不復聽也師古曰應張二說是也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宮蘇材曰皆星名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

漢書平水 卷八十一 宣帝 廿四 三行止歲

皇顯孝文廟本
央宮火帝亦可
以省恤矣而方
且矯飾以誇衆
不曰鳳皇則曰
甘露下曰神龜
則曰金芝不曰
玄扈則曰黃龍
乃又幸甘泉郊
泰時告宗廟爲
上帝今年改元
明年易號賜爵
賜封賜金賜泉
率無虛歲綜核
名實者願若是
乎史稱帝中興
侔德殷宗周宜
議者曰帝蓋基
禍之主非所以
語中興也

賢林自今以來毋得舉韋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爲廉吏也冬十二

月申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即癸

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師古曰於此巳書尊太皇

之然尊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宜同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

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

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

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

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漢書評林卷之八終

內閣文庫			
三九		一	漢
函	三	三	
九	〇	一	書
架	冊	號	類